書

尤悔集 卷七

尤菴先生文集卷四十五

書

與金起之 己未二月

昨於谷雲便力疾修敬仍呈小文字令玆顯姪人子復到前月廿一書眞如朝暮遇者慰荷不容喻前幅所諭以一家私不念天下之公者自媿小夫坐在藩籬間全昧大方家規模也然子弟須本於吾身而吾身亦本於吾心愈約而愈密自是而推之則愈充而愈遠矣然後始可爲天下之公矣平生所聞於師友者如此故因下教之勤而還以此奉誦也窩扁忘拙副上所和谷雲韻郢正幸甚春寒砭人僅僅不宣

又

落落相望瞻仰非虛語也忽於便中蒙賜下札撫存甚勤仰認德意無任銘佩　寧陵綱時誣說痛辨於前席雖江漢以濯之何以加此誠不勝欽仰嘆服之至承有飲氷之行雖知神相從衛而氷程萬里得無勞費神觀知舊之意不能無耿耿也書册之諭至矣盡矣如使前後行人皆如執事之存意則燕人烏得而唾也其必可有而不可無者別紙奉告〇執事別號舊稱今則不着題改退爲進如何其不欲改憂爲樂者憂不厭約已不忘也未知執事以爲然否

別紙

論孟或問昔年李士修大人開板於任所惟是此書是論程張及其門人註釋論孟之得失也蓋朱先生裒粹程張以下註釋名以論孟要義而論其得失於或問其中只曰程子得之程說未安張說有不可曉云云者以既有要義書學者可考而知也然我東只有或問而要義則無之於何考閱而知其得失與不可曉之實哉然則此論孟或問者其在我東實同無素之繪事矣頃者謹以此意詳告於行人諸公乞其市於燕肆以來而皆報以燕肆亦無云豈求之不誠而然耶抑其真無耶今幸執御入往豈非此書之奇會耶此書想不過四五册如使舌人重價以求之則

似無不得之理矣雖使燕肆實無南京則必有之若留付價金於可信者約以來年使行則可以十全矣幸望深留崇意如何如何○此書朱先生初名論孟要義後改以精義又改以集義未知今作何名試令以此三名求之如何此外則程張門人如游酢尹彥明張繹侯師聖呂與叔范巽之及羅仲素朱韋齋諸賢文集皆切於學者幸望使之聞見買取則實斯文之幸也其在明儒則丘瓊山全集亦可觀也

又辛酉五月

續拜下狀不覺千里之爲遠也旱乾此酷伏想同此焦憂奈何奈何此時賤疾不敢言朔參不料微瑣賤

事猥徹聽聞至蒙勤教也此與在京時有間則終有所不安者而尊命如此不敢終違謹此承膺耳朱子筆迹不勝驚喜第聞彼中例喜贋作前後所得不能不置在兩間矣今此本則已經高眼之審訂故不復置疑而愛玩無斁也李遜五問答詳悉如此真所謂虜在吾目中者矣只南風之不競爲可歎也○紫雲碑磨正已久而訖未鐫刻蓋聞士論必欲得文谷筆而以文谷之固拒也不敢强焉其餘則士論尤甚不宜輕許或欲以同春遺筆集字爲之第念同春在時極以集字爲不善蓋或有剷小而亦或補潤以失其真也今豈保免此曾見谷雲丈八分甚好欲令任事

諸人奉請而又恐固辭如文谷則復成差池幸以此意先爲宛轉於此丈如何如何

又辛酉六月

同甫便今始來到承帖雖遲甚慰慕用之私丘集得之深幸蓋退老於其儀節每有厭薄之意莫知其所以故尤欲見全集矣今茲蒙惠而惜其衰病已深未能亟加究竟耳第曾見此老有大學衍義補矣今不在此意此集亦非其大全矣可更問於燕市耶執事方在閑地又可指揮舌人故敢煩耳

又壬戌三月

下書存問已極感幸況茲二紙別錄尤荷不外渠欲

一變至道然以其所爲觀之雖百變恐未至於齊也況於魯乎況於道乎況失其本色者例至衰亡已有前覘此則吾儕可舉手相賀也極好笑賤疾終不可爲矣昨者出來丘墓之傍蓋亦人窮反本之意人生到此尚復何說倒藥仰勤致念不勝感頌餘祝爲時加愛以副遠誠

別紙

一紙所諭不覺渾身皆青也詩不云乎天實爲之謂之奈何正爲今日准備語也某公及李某金某來諭稱停可謂精矣上世用人才德兼收故有與賢與能之法如用一切之律則彼攻之者其中亦豈無可揀

汰者哉尚德之風莫如唐虞而尚功之言屢形於典謨則不任功臣乃衰世事此則只觀其人之如何耳勿論他事而只以耳目所及者言之則孝立之逆變危機迫於頃刻而終至就滅者全是益寧諸勳之力耳當時若斥諸勳而專任清流則共名豈不爽快而若於事變交急之際則清流之宣力或反有所遜焉國家豈不殆哉一番人全無遠慮徒欲快一時之議論而忘　國家之深憂可勝歎哉餘干遭變事而不失其正被讒竄死而士林殲焉士林殲而國隨以亡此不遠之前鑑也第未知今人之賢與餘干如何耳

壬戌五月

山野老醜不足比數於人而每蒙記府死生之問於敵尚且難堪其感戢當如何耶沂相文字忍死草定益有存沒之感也洪友必以奉訂於記室幸賜點竄如何令姪亦然也別紙敬悉憂時誠懇矣只末端所諭若使子貢聞之則必以一言不智之語奉警矣如我者曳薪救火適足先燼其身矣豈不爲識者之大笑耶又劄中一款不勝皇恐迷兒元來懶拙自其子得官尤以父子並祿爲濫兄千除拜一切辭謝今事則不可如前矣豈非賤家災生之兆耶況賤子之所比擬又是何等地位耶自聞劄辭日夕憂遑直欲循墻而不可得也文純公嘗用俚語以爲結者解之今

不敢不以奉誦也

又壬戌七月

有便輒有書嘗自疑何以得此今番則又示以四篇瓊語推枕起坐諷詠屢回頓失沉痾所在信乎詩之有助於人也楓嶽之諭又使人邈邈馳神悅若追陪杖屨於萬二千峰之間也第不知時事如此只欲如詩人出遊寫憂之意也耶抑以爲己向太平可以窮勝事而樂清福也耶妄意每以爲執事雖不居位當夙夜思惟以與領台講議國事而不暇於他也妄論及此想有以恕其愚也○沂相文字若於高見無大虧欠則幸矣一飯不忘之意屢見於其中而不別爲

表出者誠如來諭當與本家子弟商量添潤也○語類留意至此斯文之幸益就精約不無此意而精力日短兼且傍無强輔遷就至今恐遂成千古之恨也倘有具眼之人就此粗完之本別爲抄節如溫公資治之舉要曆則善矣執事未可示可者任之耶愚意則以爲無如玉潤也

又別紙

別紙不勝驚愕此來後邸狀或見或不見未知其措語如何也此漢本不欲干與時事且於罷榜之論有所嫌碍絶不掛口頭而竊聞姓名頗入唇舌今日事可謂難矣古人以入林不深爲恨者良有以也己丑

事謹此承悉矣

又癸亥正月

歲帖感荷始不料此身再逢　仁廟改玉之年也記憶當時羣賢滿朝里巷皆誦洵清矣今日之危急如此誰將咎哉賤迹罔措固將略詣近郊更竭情悃而退所怕者寒事方急耳

又癸亥二月

頃承臨賁猥得半日從容訖茲感幸茲復下狀誨諭諄切尤荷不遺休致之請前日既有丁寧之　教今不可昧然而已然又不蒙　許眞所謂人君造化正如溫凉寒暑之不同也和叔樹立卓然豈隨人俯仰

如梏槤者哉此則非所慮也

又癸亥冬節

乍違增慕忽此拜書慰寫無已納官之請經年閱歲今始蒙恩　聖德罔極感淚無從第被朴和叔揶揄事出於半上落下可知天下事無全美也靜便之諭想來神馳也嘗記晦翁勉楊誠齋無過於優游忘與人同憂之憂切願亟還朝端頻入筵席以盡啓沃之益幸甚

又癸亥三月

日者墜翰來到枕邊頓覺心神灑然披衣起坐乘筆裁答矣忽又聯紙賜教縷縷提警無非盛德之言然

此宜君子者所堪承施之淺劣則只增愧汗而已楊誠齋氣豪力雄眼空一世晦翁之願與同事固也此等人物雖不易及然以執事人地顧不爲和叔之誠齋耶第恐執事不勝飛上千峰之興趣不肯低頗於訏謨籌畫之間也和叔之至誠君臣誠可敬服而只恐做時不似說時人心不如我心終至於袖手而歸故有前書之云今日人物雖曰眇然苟能合聚精神則庶扶得一箇半箇矣適聞右相先來所達極可憂慮今日事勢視燕雀處堂何翅倍蓰哉中夜以思不覺寒心執事聞之想同此心也

又別紙

古人格致必在小學涵養本源之後故爲學有所湊泊況此周官是零零瑣瑣制度之末其於格致中是當後而不可先者故朱子云然

六尚書得論臺諫之失及左右丞得糾臺諫隨其國制而言不可一槩論矣然臺諫之言若是大段害理如光海時廢　母之論則在朝之人雖微官亦當言之況爲尚書者乎

來諭所謂當耐與不當耐若非權度之精密恐有當耐而不耐不當耐而耐者此誠至當之論也然如有不當耐者則何可以一切耐之爲愈耶近世守令爲監司所辱者往往忍而蹲坐甚可醜也廉是廉耻之

廉廉隅之廉也

學者若能讀書窮理使義理明白自然泛應曲當故朱子從先後輕重之分而言之然朱子嘗曰學者若有爲己之心則錢穀甲兵皆是實事當看立心之如何耳

太極理也語默起居豈是理外之物乎

朱子以劉元城爲得中者其意有在若攷語類本朝熙寧至靖康人物篇論了翁元城處可見矣又看朱子答鄭景望書及語類論咸封憧憧往來之語尤可見矣

又癸亥四月

示諭皇悚所達豈不是美意只恐非其人也光城屢以先師遺稿之校面託而紛囂非其所今日欲出城北爲旬日計矣此事終不得辭則仍以紙署爲歸而適得好主人拙者之幸也餘俟面謝

又癸亥九月

自惟此漢無所肖似況今癃廢成一醜物每蒙記念頻垂存問荷意踰涯何以盡謝山明水清果如來諭只遇主人不善呻吟輩慮未嘗以好顏相對其得免於勒移而謝之者幸矣惟幸一二朋友不甚鄙夷來共山齋對床佔畢此可相慰耳時事誠是如此第怕蘇仙之大白不敢輒破宿戒而云云耳只祝向寒倍

加珍衛以副遠誠

別紙

別紙謹悉第惟此事須有鄒閩大眼目大方量下此則必有昌黎伯文章乃可以自任不然而欲以一束蕭葦捍千仞之驚湍則只見其愚其不漂死也者幾希矣第嘗欲裒集梅月堂詩成承旨箋洎我文正公疏語爲一册以示昧者耳惟箋與疏尚諉以將有司敗之揖矣若如梅月堂是吾東之吳泰伯伯夷其言豈不如日月之昭昭乎

又癸亥十二月

東門之遂猥似古人常用感媿忽於公便承拜撫存

忻荷之私不容名喻歸時逢人輒問　聖候因以喜踴既歸又聞峽棗士民置酒鼓缶以相慶賀人情如此此亦一大喜事國事其庶幾乎今茲晉錫猥及山谷冒死請辭反蒙　溫諭深切皇悚茲聞　慈候失適此不過曩時疾憂過度之致伏想不日復常矣惟是今時似是更始之日凡百必須進脩以應天心以新耳目未知領相勻座將何以爲計每切企望之私歲序將改伏祝倍加保重以慰瞻仰

又甲子四月

前書久未報日夕歎歎茲於錄事行又賜手畢謹悉　聖母喪祭畢後　聖候安寧一悲一慶悅惚難狀所

謂世道豈指鄉尹書耶彼既以我爲讐何說可擇哉且其言多中此漢實病自喜其聞而改之也惟是以我爲包藏禍心者則恐涉太甚矣豈人人皆爲鑽積哉所諭孫兒別紙益見大人愛人以德之心也渠等敢不服膺以成其推波助瀾之舉耶惟茲錄事既已休致則並其皂隸尤不當下來伏乞明賜指揮絶其廩料俾除廢支一分之弊不勝幸甚

又

此時書札不宜多談惟府隸不除時時來往何益於事國多游食非所宜也更望財處焉時事至此惟聖明在上而去冬千一天心亦可卜矣竊聞　冒暑

開筵執事入侍啓沃極令人欣聳如此積累 聖學日新則國家其庶幾乎雖老且病不能無須臾無死之願矣

又 別紙 甲子六月

承欲知尹書曲折不敢有隱略舉其槩其書氣豪意健非復昔日規模大抵深慮老僕自訟之言或於日後變改申束甚嚴夫妖言汙行僧坊尼女之醜說晦翁猶且引伏曰是皆考核而非誣老僕雖甚淺陋尚可嘵嘵自明哉彼之待人可謂甚薄矣且以爲有可害於先人者無不暴揚於後生其下曰私心痛迫又曰人子之心安得不痛刻也夫如是則是以父兄之

讐視我也卽當引義告絕可也又乃曰毫釐之差九仞之虧豈非大可痛惜者乎夫痛惜之心出於相愛之至一心讐視一心相愛未知人情否乎非愚昧之所敢知也至以我醜行比之於東郭乞餘者而自託於妻妾之訕泣我誠有醜行而彼之至於訕泣無乃太厚於讐視之人乎此漢則非但疾病亦以勢焰可畏故只以寂寥數行答去耳又不去先生門人字尤不可曉也今日道理在我者只有喜聞自反而省身克己以補前過而已在彼則嚴辭斥絕以灑先耻而已此外恐無餘事也未知執事以爲如何惟執事教之

別紙規誨不勝感幸是欲刻除舊習納於中和之道可見愛人以德之盛心也第此有曲折當初見彼有欲絶之意而以爲故舊之義不忍任其夫夫故略爲遜謝之書矣其所答益肆咆咻又舉其先人事至謂痛迫痛刻則不勝皇恐略效供答之體以謝之夫江都之事彼用譖說而過用疑怒故略以爲不然至於鑵事則至今胸中勃勃何可曲意以徇彼意耶蓋鑵之攻斥朱子而自立己說也舉世風靡愚不諒其碎力以死觝排而其於爲鑵右袒者亦以血誠曉諭則大尹以爲義理無窮希仲豈全不是君言無乃勤加

太甚乎愚不覺厲聲曰春秋之法亂臣賊子先治其黨與鑴是斯文之亂賊而公助成如此公當先以黨見治矣然未有回頭之意此則鑴惡未著時事也夫楊墨學仁義而差則曷嘗有私心哉然毫釐之差千里之謬故孟子斥之以無父無君至曰人將相食況鑴侮聖矜己而無所忌憚則豈特楊墨而已哉其昏夜出入於槓棒以至庾子之嬖兒甲寅以後之悖惡只是次第事無足恠也大尹之逝在於庚子甲寅間而其於鑴有似枯朽莖矣觀於諸子受鑴奠儀可見矣彼金憲祭文之說直是可笑祭文或可銜袖其奠需亦且然乎尹之父子於鑴始末如此故愚於其答

有曰愚之不自量而攻鑱此得罪先丈之大者云爾此事雖在絕域榛棘中無一毫悔懊之意況今就木之日反有所畏縮而顧藉耶此實爲斯文爲世道不得不然也然渠不提起則此何必是非泉下人哉至於提起其先妣事則又有不忍者故直責之曰人雖說及且將嗚咽抑塞而不能答何忍自爲此說云爾大抵言不知裁如此直是可恠也然當初不忍不言略爲遜辭而惹此藤葛此則悔之無及矣及蒙來說尤有以知罪矣和叔之欲爲保合其意甚善然恐不可得也豈有爲父兄痛迫痛刻而復與之和協哉且聞沃人有陳疏者又一層翻瀾矣此人託於修正先

係而去做錯如此今日人心之乖剌如此奈何奈何
其人爲其子姪所誤其所狼狽更無餘地可歎可歎
同春每曰若無好子孫萬事皆虛矣閱世已久眞實
如此矣

又甲子九月

續拜手札感戢無已賤疾大勢稍減而旁症隨生此
如唐末閹禍之後藩孽旋至遂與之亡矣靜俟而已
惟是今事輾轉漸至難言奈何奈何此事實根於妄
不自量力攻詖淫而並攻其黨助以至於此此則雖
死不悔惟大可悔者妄以爲朱先生與東萊書力言
呂榮公學問之誤而東萊不以爲怒蓋義理之辨天

下之公故也當其事發之初意謂彼當如古賢故遜言爲書以開其端矣不料其忿恚益甚蔓成葛藤此則妄以大賢事望於人人之致也愚而不明老而尤甚悔之無及伏望哀矜而隨事提誨俾不終迷千萬千萬

又 乙丑正月

三元回泰萬類向榮伏惟祝 聖之餘備膺多福如川方至遙切贊賀此漢歸省松楸轉入故山跧伏養疾莫非賜也旋思世道日變風波大作此豈人謀所及也誠不欲掛諸耳邊極欲輾轉深入抱經枯死而只以遠去丘墓趑趄至今眞是吳門子罪人也恐達

昨者　聖上孝奉　大慈聖推恩甚廣如賤臣者亦以己丑前侍從猥膺食物之　命此實至德事也第竊自惟念賤臣雖於伊時忝叨　收召一皆力辭未嘗效一日分寸之勞而今乃與當時夙夜諸公均受匪頒不亦誣乎以故日者赤心祈免未蒙　允許而反被　寵答誠切皇隕然而狷狹之性不能變化自以爲辭之必得然後乃安於心而又自以疵賤之蹤復瀆　聰明實有所不敢則其在承違實爲難處嘗見晦翁先生有請於天子則必於宰執并投劄子乞其贊助蓋以時君禮敬大臣故屢有得力之時矣今欲僭效成法敢蒙出手周旋若於都俞之暇一言及

此以爲某之請辭非是矯飾則萬一見　許其於事體莫或無難否曾以酒肉弊端陳於右揆獲其變通至今爲幸矣昨今方伯使傍邑輸致食物一皆不受告以更辭之意倘賜商量俾遂下誠則其爲感幸當如何報塞也自餘只祝上爲　聖朝倍加保重

又乙丑正月

深深山谷新正向暮忽於此際承拜垂札眞是今年第一喜事前便有酒無書不敢與山友對酌然飲德而徑醉矣此月旬後以一書冒有所懇矣久未承回悶菀無堪此事無乃不槩於高意否復竊有所稟栗谷先生祀已絕矣古稱大賢之後陵遲今則不但陵

遲而已天道茫茫孰能究知哉厚蒔之子繼又無子而死其妻雖在無可繼後者蒔之從弟厚樹次子名綏年已長而族黨稱其可人若以此嗣蒔使與繼爲兄亡弟及之變禮而奏授之官則綏亦先生血屬於情於義甚便而第念今日誰可任此者執事若與老峰光城相議陳啓於　前席則必可得矣如不以爲不可則速圖之望也世道一變斯文益孤念古傷今妄竭衷曲想蒙財察也餘祝備膺泰享以慰遠望

又乙丑正月

復書拜讀極以得遂所願欣幸失喜也惟道臣以期會之遲或蒙朝責頗以爲慮如已入侍獲蒙　恩許

亟使懷縣邸吏走報則當即通於方伯矣如或靳許亦望疾速相示俾紓方伯之苦待如何以我之故久貽人憂不勝未安也忽聞道途之傳則四學儒生以尊尚栗翁之故酷被藝館之蜮沙未知信否又聞全由於平康使君手段此則尤不信也此使君實守夢先生之外孫也守夢平生尊慕栗翁眞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藉曰栗谷眞有之邪說出於彼人之爲父伸辨其深嚆栗翁則甚矣此說不爲柳櫻有阜輩之所雀躍乎若然則爲守夢子孫者必不爲彼黨之所威脅而爲此也愚則以爲此實斯文運氣之使然非人力所及也然世道旣如此讀朱子書而尊栗翁

道者何敢安於斯世哉如愚者雖不敢頽於此而纔見湖南一官人書則略示其中論議有曰吾輩所欲攻者懷而所欲斥者某削緇說也幸而公論發於尼鄉便是吾輩人也所當挾策徃事之不暇云云如愚者其可容於人世乎勢將被髮入山以不負父師之教平生之志矣然微執事向誰而發此言乎抑又有一事不敢不畢陳也今玆食物之辭終至於自陳疏章則尊賢尚道之心終不能自抑必以弁陳而自抵投竄之罪故數日來私語於心以爲今日免此無非知止之力也抑欝而無誰語不擇冗雜焉幸執事不以爲喪心之言而恕察如何如何○記昔仁弘詆退

翁時文正老先生政院啓辭可與青天白日爭光矣惜乎此漢曾受教於老先生門下而以避嫌之故默無一言眞朱子所謂孤負此翁者也此翁指孟子也

又 乙丑二月

樞隸來傳前月廿九日所遣書並別紙欣慰不可言栗翁先生平生及身後飽喫醜詆至於祭祀亦至斷絶天之何爲生此大賢而尼之於存沒至此之極耶倘賴執事之周旋使其嗣再絶而續則何幸何幸若是退溪先生則必不至如此落莫也至於文元先生雖有後其嗣孫貧殘祀事亦幾於廢絶亦可於悃來紙冒昧晩呈亦不足覆誚矣一覽而棄之如何

別紙

朱子與楊子直書云近年一種議論回互委曲費盡心機卒不得爲君子而其爲小人亦不索性亦可謂悞用其心矣○近日事恰恰相似故敢以錄呈

又乙丑四月

再勤手札感悚交至無以爲喻沂相文字依命訂還耳石潭後事當初固已慮此於日後而不料今日已如許也然李綏之繼厚蒔既是　上命則難可變動一也父子大倫既定而旋改二也然綏也既繼厚蒔而代繼也則便是兄亡弟及之正禮繼妻如果立後則綏也歸其宗祀於所後而渠仍爲厚蒔次子亦無

所妨未知高意如何若然則奏授絰官似不可緩記昔　孝廟朝退溪適孫幼穉賤臣乞以支孫李誠哲代爲縣官而奉祀曩於圖隱奉祀亦官其支孫而權攝焉此事已成前例則今何獨不然第今時議於栗翁則殊甚落莫倘微執事之誠亮則誰可奉告所欲言者甚多不敢一二只有痛歎而已

又乙丑七月

音徽久阻慕用徙深忽於褫中承拜下書並示栗谷後事論議此事當初極荷費力至於奉承　成命倫紀大定則今日紛紛誠所未曉惟當初不知絰繼年歲以爲絰少於繼而繼爲長子故曾有繼妻立後則

還奉先祀之禀矣今聞絰長於繼則絰也仍爲宗子而繼妻雖或立後自當爲別宗矣蓋父子天倫也人君代天理物故中庸九經以繼絶爲一大事雖是人屬而實則天屬也一定之後何可更改以故諸葛武侯立後後有所生子而仍以所後爲長子胡文定亦然故曩時崔完城援此爲例而請於朝則　仁廟特許之此於　本朝已爲成法矣且聞諸議以未及立案爲言云此則可謂蒙於大而察於小矣夫大臣建白於　榻前而　聖上親下德音以某爲某之子而書諸史官則其爲立案孰大於是且此事體旣異常規該掌只書擧行條件以給本家而已更有何人主張

更爲呈狀更爲啓下而更爲立案也此則如愚蒙昧思量不到不敢爲言也昨者砥台並示諸紙惟和叔之論最爲正當執事若以此爲是而從之則繼妻之悖不悖其祥之邪不邪皆可一掃而去之而不復云云可矣惟絰父之事則略有可言者蹔相之射所使不入者其一與爲人後者也此則略似有嫌然既有君命則實非與爲者今日何敢言嫌疑也鄙見如此未知執事以爲如何旱勢此酷民事罔極上天至仁何故如是憂慮熏心莫之勝說餘祝倍加保重以慰具瞻

又乙丑七月

曾以栗谷後事回稟而苦俟明誨之至玆仍府史之來伏承教意極用欣慰曾見李繼妻主狀語甚不遜不知出於誰手繼聞朴姓人所爲云朴是　宣廟朝學官希賢之後似不無典刑渠何敢若是乎其不能鎭定之責百宗令公當不得辭矣然來示旣如此文谷之意又甚嚴重從此可以歸於正而定矣又和叔之意亦無凹凸此友若能開悟申宰則尤善矣今日微塵便成丘陵逐鹿而不見泰山者滔滔故不得不深慮焉

又別紙　乙丑十一月

洪憲罪謫　聖上距諫息邪之功可承三聖矣可謂

千載一時也第竊惟念彼說雖邪然非自己創出者只欲以是付託時論以釣清選而已追原其本則谿谷亦不能全無所失矣然則崙蒙極邊之竄無乃過重乎　聖上深惡不但爲二老先生兼惡其浮薄喜事以誤國事也然昔時誤朝無如三竄而孚成兩先生相議請赦今洪之所犯豈甚於彼時人哉執事若以愚言爲不悖則或於入侍之際略爲開陳稍移善地則似爲恰好未知如何欲以此試達於領台記室而多事之際恐妨酬應故不敢也愚既爲野氓則義不敢干預時事而既以師友之故掇此事端則何敢曰不干己事而有懷不言乎此意並乞深察幸甚

又乙丑十一月

方脩一書而付便矣忽於內院褫伏承下書備悉多少示諭既慰且感無以容諭亡女既入土中念其平生誠孝孀居惸疚之狀五內如割淚無乾時雖知其偏於愛而亦不能自克也別紙深荷開牖以此蹤跡豈敢欲與人爭辨哉只事係師友而又且不是師友私事甚關世道　國家之興廢故不得已而敢言若使此漢避小嫌洩默不爲　聖朝一言則厥罪均矣竊自僭謂知我罪我或在於是矣啓下二藥　聖恩罔極不覺感淚沾衣也

又丙寅三月

春序向暮伏惟鼎祺增慶區區贊頌日以益勤竊聞頻入筵席啓沃弘多此於本源之地豈不大有所益誠不勝欽仰之至幾於感涕也卽見重叔判書書節酌之書渠將校過云此實執事之所建白可見右文興化之盛心也第於始聞之日慮其註說有所未盡得罪斯文更與權友尚夏詳加考閱則果多有商量處而退溪記疑愈看愈有所憾者況今所添補者尤可保其無誤耶深恐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爲之寢食不安敢進小疏乞寢刊布之命如未蒙 許亦須稍寬其限俾得自此校送以爲參商取舍之地如何如何圭菴先生易名之後後承衰微未卽焚黃

廟主已埋於墓後其爲士林之恨如何如何據宋朝故事則於墓尚可行之而後承衰微愈甚於前矣伏冀執事力陳於　前席俾其嗣孫得蒙收録豈惟舉宗感恩鼓舞士林光華亦不淺鮮矣恨不得詣門摧謝也所欲言者遠書不敢縷悉只祝倍加保重以慰瞻仰

又　丙寅四月

橋門橫戶之積誠出於大化所關而竊惟德門之興在也豈天將以德門助成　王家億萬年無疆之慶故理無全福而然耶祈祝方殷未敢多爲吊慘語也府隸下來伏承俯賜書帖累牘丁寧事宜理得喜幸

之極無以盡喻粤自天生賊鑠以禍斯文其遺毒餘
災訖茲瀰漫其大要朱子之道見斥而舉世風靡勢
成懷襄竊謂迴瀾鄞川或在先生之書其理明白使
人易知而知之者多則彼詖淫邪遁庶幾或熄矣以
故敢竊附於退翁記疑之例妄爲劄記而惟幸文谷
大爺不以爲悋而出手見助又谷雲丈亦略俯教故
益以自信敢卒其業而妄竊以爲知罪在此矣果聞
洪判書宇遠攘臂大罵則日後焚坑之慘安保其必
無也惟幸執事超然遠覽不憚躬自主張至徹　聰
明則　聖上亦信執事而不疑至徵草本而　親賜
乙覽萬一爲世道之一助乎第有一說此中論議以

爲既名以節酌通編而附註於各書之下雖便於看閱而其卷數幾至卅餘則非貧士所可印取又節酌外附註則遺漏可惜兼且原詩十篇無非義理之妙而亦不見收種種可憾者多矣不若獨取註說編摩爲一書而名曰大全劉凝則不過四五册而已刋役既簡印看者無甚難而節酌註解固在其中云云愚意甚以爲然而惟以爲既以節酌　上聞而又已進奏則勢難通變矣只自耿耿於心矣今承來書不約而符合不覺令人起立矣此事通變只在一番啓達而已　聖意似亦無不可者矣噫朱先生一生辛勤立言垂訓以詔後世而今日世道乃至於此可勝歎

哉退翁栗老之赤心拳拳者實在於此書栗老則每曰幸生朱子後學問庶幾不差其所以詔於文元公者只此爲衣鉢而已故時烈之所劄悉多遵用師說常竊以爲諸老先生實惟良工而其獨苦之心眞如寒水之秋月也曩有人來說嘗至某所舉鑷姓名則爲主者勃然曰此人豈可呼名者耶其可憂懼豈不甚於洪水猛獸哉可怕可怕每蒙親筆下狀而此不免倩手尤用皇仄並惟恕照

又 丙寅六月

慕用常懸卽於楓皐行承拜下惠手札此是前月望日所遣也入眼雖晚奉讀以還慰感不可言惟文谷

所患一向支離公私憂慮何可云喻與其久在築磕
中喫盡無限困苦無寧謝脫之超然快適而惟是適
值　國事如此誰能擔荷繩縫俾得出塲也雖在草
莽實不勝憂憤欲死也曾欲與權致道李同甫諸人
會校劄疑於西原北境矣事不如意轉入華陽爲旬
望計忽聞史官以取進大全劄疑於清風時論甚峻
不敢自安冒上自罪之章雖蒙　聖批極其溫諄而
心悸尚在身靑未改也然豈敢尤人時時戲語于心
以爲晦父亞聖也其道禍人於當年而其書又尤人
於今日文中子嘗曰通於夫子受罔極之恩今晦父
亦一夫子何其不蒙恩而反有害也此可發一大笑

也仲和幸當校讐之役則其乙滅其文字必仔細商確其理致必精當此事可無虞矣最其退溪記疑有未安處則亦不免妄有改正而其所改正萬一差誤則眞作金銀車之可笑而反得不韙之罪者不少幸以此俯詔仲和使於此等處猛着精神如何如何去歲湖伯欲刊此書愚極力止之者非惟時義之不便亦以慮有差謬以誤後人也如蒙仲和先以所校一二册付籤以示則可盡其瞽見千萬企仰

又 丙寅六月

半生半死中猥拜垂札旣感且慰無容盡說且念無便則已有則必拜賜焉不自知何以得此只有愧悚

而已今雨今暘非舊時比人無不病茲審鳥祲神相萬福又深慶賀也此間因雨山崩人死無數而土田之爲壑爲陵亦不可勝計伏未知　聖上之仁心仁聞如此而上天之譴怒此極何也歎息流涕之不足也精義之來所係非輕斯蓋有待而擇令之功殊不細也方攄入於論孟或問而精力耗竭傍無强輔恐不能精審以誤後學以是皇懼耳劄疑復蒙諭及知入仲和手裏世界幸甚幸甚此事惟以十分精當爲善正欲速不得何可奔程趣限也幸以此俯語也得見和叔疏本有罪當萬死等語益用皇懼

又　丙寅十月

切有私懇疇孫翰苑本非所期今又聞叨隸南床之選益切惶隕蓋南床雖有辭免之路既非其分則災害必至況歸虛套而徒駭人聽豈非可憫之甚乎曾聞執事亦嘗遭此云今以愚之賤孫涉跡於執事之所嘗遭者豈不猥濫矣乎此尤不敢安者也然既歸虛套則不須云云而惟其見在之職脫出無期久妨英俊之路此實老父日夕危懍之實而且其日月已多前頭修寫之役非一二年可了在職愈久而負債愈多如此則必將汨沒其世平生期待此孫實不無妄有云云今乃如此誠使人寢食不安或至明發不寐也伏乞執事憐而憫之或於　筵席略陳賤臣前

日疏中所達實出肝肺幸而或蒙　聖上見許則執事陶匀之德有同丘山執事其無意乎千萬伏祝之至○此雖赤心耿耿者而靡執事何敢開口也或云變通新薦則有脫出之路聖人所謂窮則變變則通者豈非自然之理耶

又別紙　丁卯正月

朱子師事屏山仍見育於劉氏故視諸劉如同氣及共父柄樞先生有懷必言或論機密或薦人才不以草莽而自嫌矣昔年下詢之日竊附此義不忍不容喙去年於文谷亦然矣今日之謗則視昔益深日後遙執朝權之罪論斷當益甚矣不識時義妄效聖賢

精義之事古所謂金膚雖貴落眼則眯者眞好語也好笑

又丁卯二月

春序向深慕用倍增忽於府録行承拜手書敬悉多少示諭無異面受清誨也李綏事微執事誠意何以及此奉家廟入京從仕自是順理事而第無安頓處所則難矣頃年賤臣陳白楊前乞造圖憲祠堂影堂且收其奉祀孫之淪落鄉曲者廩之使守待其年長而官之皆蒙允許今若依此啓達則好矣而當此財屈建請此事似非其時奈何又記孝廟朝陞出退溪支孫李誠哲爲邑宰以奉祀事亦賤臣所啓

也同春以此爲甚好渠爲吏判時招見李厚蒔欲如誠哲例則殊不似故不敢生意云矣凡此皆執事之所宜聞故雖蔓而不敢不盡矣

又丁卯三月

下書幷別紙極其鄭重勤懇感幸之餘揣分增悚自有此事鄉里亦甚紛擾折辱之章不日當發矣有一揣摩人以爲若言與鑌相絶則鑌徒不悅兩門之契或疎云故隱忍而止矣豈此謀未及於成羅而有今日事耶不與較之誨諭誠是至論昔侃胄之徒謂晦翁私故人之財而納其尼女而晦翁猶不自訟以爲是皆考實而非誣今若與渠輩呶呶分疏則不亦淺

之爲丈夫耶只忠告之意則自料無以獲此幾於感涕之零也○所諭激勸之人其所存之心誠不可測也

又 丁卯四月

孫兒歸來伏承手滋俯問感戢之至無任下誠近事竟至滋蔓世道益不可爲是誠老物之罪而後或有知我者耶最是彼疏所謂傷勇二字大啓爲人臣子不忠不孝之弊若使方秋崖見之則必爲一場好語以爲孔子顧語孟子吾爲殺身成仁語佾爲捨生取義說如此足矣何故又發傷勇語以爲後人之口實也云爾言之至此可發一大笑也石潭事每承懇懇

致誠之意不勝欽仰之至雖神思衰落不成理趣敢不勉力以承勤教

又 丁卯五月

萬金不得買寸時閑老醜無可詫而只以此自詫也茲者半朽者姓名不閑於世間矣皇恐隕墜有持此將安歸之歎矣孰謂盛德不嫌衆流之歸屢賜筆札存以死生銘感在心欲報無階也今事細思其源只由師門假借人太厚反使節義道學見排於世欲救一毫於萬一者妄也而師門餘沘亦且按劍則駭惟甚矣前日謝書今已登徹否凡所傾倒之言幸勿以示人也恐促焚坑之禍也

又丁卯七月

庚炎纔過餘氣尚酷伏惟起處神相萬福前幅所諭蹶然感隕繼以抆血　幄對說話當時退即録在紙上其後被李光稷李世長史官時相繼密要乞收於史冊久入商量然後使令文義縣令敬奉以投矣厥亦聞鑠積時酷受刪抹庚申後復爲表章云然史事甚秘不敢深問未知竟如何也執事如或密詢於令左揆則可知梗槩矣己亥四月　密札曾託一家可信人藏在名山下矣及拜來諭辛勤取歸　天香猶襲不忍披讀只令家間珥筆者密密奉拆矣然欲如來書所諭極善而終有曲折今不敢形諸紙墨只令

珥筆者密稟於無人時須賜面誨也噫微執事孰能思量及此微執事又何敢以此奉稟也自聞此教如有所得而亦涕無乾時蓋所謂年衰易感者也○羅事專出於無識使氣只以證成其師之累殊可笑也然　聖上所以罪之者不以誣經悖聖紹述賊鑵爲案而只以詬辱賤臣爲主夫賤臣素居下流衆惡之所宜歸也此何罪焉幸於入侍時悉陳其不足責而可哀之實狀亟請放釋似宜千萬留念也彼既名訟師則亦可矜恕也

又丁卯八月

伏拜初三日手書奉讀以還不覺神心開慰也　宸

翰之不可終落於人間誠如尊諭所謂難便曲折孫兒再進則想必詳達矣文谷大相釋負就閑朋儕之喜幸甚矣然私不勝公此天理也則憂虞之切何可已也前日下教處絕事不知曾已拜復否此事苟出於斯文諸老處數隊人外疇不樂聞發書時賤拙之名亦猥側於末端則此間守宰知舊間當爲周旋求助也○宋時元豐諸人欲明其心迹自寫誣悖之事朱子以爲此自然不易之公論當時偶爾仰達矣茲蒙印可可幸也已

又戊辰元月

昨者善山李君歷傳下書憑審新春勾候萬福方用

慰幸茲者録事又致前臘所遣並別紙披讀屢回重爲之慨惋也此漢曾遭逆理之戚任情悲哀疾病乘之始謂不及新矣此月又已過半而訖茲支延亦一恠事惟是世道至此國事靡屆耿耿一念猶不自已亦不自知其何心也惟一朝冥然此爲究竟法然使孝廟志事終不得丕顯丕承而七世觀德不能萬世則雖入地中目宜難瞑也栗翁別集刪改事謹因李君得聞崇旨惟和叔尚不肯全捨己意如此撕捱徒惹人疑怒似非其宜鄙意不如函使綖也削去板本而別爲一本務從簡潔而朴跋不必存如此然後始爲結局何必仰人鼻息使斯文重事終有遺憾也栗

老遺址事執事之用意如此之勤而終歸虛牝亦可以觀世變也

又 戊辰三月

崇福宮提舉是朱子謝事時官號也今日執事職事依俙近之極令人惺神也伏蒙下書撫存恭審執御清肅慰感交至無以爲喻惟是　眞遊經過不遠之地如賤臣者極欲祗伏路次少伸犬馬微誠而疾病難强兼且野服恐招朝評有意莫遂何恨如之今茲縡儀千載一時未知屬僚詞臣有頌詠之作否其頌維何惟郊禖弓韣事耳老臣不堪封疏髮白之恍輒形諸紙墨還增皇隕之至餘祝日瑞風和輿衛慶吉

日者　眞遊從衛時不得瞻拜路左以候行李至今
如恨在心也伏惟辰下體履增重贊頌靡量竊有所
獻嘗見嶺外小小文字則退門諸子於其溪山小可
名狀處無不表著揄揚以傳於世矣獨惟海州高山
九曲是老先生藏修遊賞之處而埋沒荒廢殆不可
追尋極可愴歎況此九曲冥會於朱子武夷此尤異
事今武夷圖頗傳於國中竊欲依此圖以畫高山九
曲以傳於士友間其津遣畫師及粉地筆墨等事力
非此中學宮士子所可辦竊聞執事方提擧僕寺云
公餘零碎亦可以及此幸望留意圖之如何此事無

可告語處敢此煩凟伏希下察

又 戊辰六月

匪意伏承前月廿二日下書備悉示諭有如親承警誨不勝慰幸之至萬壽殿未寧之候已向平復否區區憂念曷可爲喻高山九曲承已有圖本不勝欣幸幸望更加修潤作正本以爲轉相摸勒之地如何家有老先生所作九曲歌諺本其下有崔簡易文字皆南窻筆也今以呈納幸望摸勒繡梓使婦女皆得以觀玩則絕勝於廣記齊諧矣摸勒後即爲下投如何時事入耳皆惡可憂之端誠如來諭此豈人謀所及哉只有仰屋而已仲羽聞其欲待病愈出與本兵

共奬　王室以扶其萬一矣此志不遂遠作泉下人悲乎悲乎此亦可見天意所在也奈何承　聖祖睟容摸寫之本極其精妙豈無神助而然耶恨不得一番瞻仰也所欲言者賢姪正宇想能詳達矣

又　戊辰十一月

寒事緊急伏惟燮理之餘震艮神相區區瞻仰蓋不自勝時烈身處下流衆惡皆歸湖南疏徒已過車嶺又聞泮議亦將峻發而嶺表亦欲聞風相應而起此則蓋爲昔年逵　御心經釋疑劄文也湖泮之議則與同甫往復書札中語及牛溪事也此皆未滿一哂然事係斯文不可嘿然無辨耶若與分疏則似甚疲

勞未知如何則可也幸有以商量指教也

別紙

與同甫書言及牛溪者兩事其一若是班乎也其一壬辰後事也若是班乎云者先師少時嘗以爲兩先生不無差殊此非所以抑牛溪也蓋於栗谷其心悅誠服有同七十子之於孔子也故有所云然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未聞尊堯舜者以此怒宰我也至於壬辰後事云云者先師嘗與門人講衛輒經權事而曰變不可易處權不可輕議牛溪當壬辰　陵變後以局外之人遽主和議以受　宣祖大王無限罪責若是栗谷則必無此事矣是蓋泛論

權變之道而略及牛溪之事正如朱子論義理極處而曰文王高於武王泰伯又高於文王也此豈侵斥牛溪之意也當時如黃秋浦以其門人而亦疑之是豈有他腸哉又尹安性詩正所以刺其事而今太學士録其詩於箕雅如此等事如欲一一怒之將不勝其怒矣且先師末年於牛溪所以推尊稱美者不一而足觀於新刊遺稿可見彼輩不知先後曲折而紛紛如此至於名呼先師而詬斥焉非可怒而實可哀也欲以此慰安同甫而慮其重相累及不敢也非所以待同甫者耶其時時烈問栗谷在當時則當如何先師沉吟良久曰當時別無奇謀異策惟至誠哀鳴祈懇於天將乞勿撤歸而已据此則先師亦知牛溪之出於不得已也

又 戊辰十二月

疾病悲苦殘喘尚延慕用一念憧憧不已寒事已重伏惟燮理之餘體中神相曾蒙示諭裹綠野表文實感孤衷今欲引用以了己事伏望録示全篇或録緊要句語且示出處如何孫兒久被蜮幪之庇今茲去就伸盤之宜更荷指導則感恩尤如何報也

又 戊辰十二月

纔到院宇未及展拜承此下書備悉示諭膝痛漸苦行謀已促瞻望終南微誦栗翁爲報篙師莫舉帆之句耳前書所稟終荷教益則何幸何幸歲序將窮只祝爲時保重以慰瞻仰○黃醫荷意勤矣感刻何已

三十年前患此症轉成脚患春兄戲謂病則不須學晦翁蓋謂一事學不得只學此豈是易事今日春兄不可復見聊誦此以資一粲也

又己巳正月

歲改萬福是膺贊賀區區青郊去就蒼黃攪撓未及稟訂隨意伸蟠豈不違理追思悚然日者竊聞因嫌引入因　大葬旋出今　大葬了當則當復尋長單耶抑爲時事黽勉耶願聞而不敢請耳竊惟己卯録論趙先生淵源處未知十分端的然至佔畢公大振儒風以啓寒暄一蠹門庭而以至于趙先生正學昭揭則不可誣也戊午己卯之禍慘矣其後昭雪崇報

無所不至而惟於佔畢公則猶不能無憾蓋其易名之典無有定論而至於　贈職一事猶不無所靳竊聞議者以義帝賦爲言義帝賦誠有可疑者然其註說是子光巧爲簧鼓以報咸陽之怨者也今豈可復理其言掩其大振儒風之大功哉濂溪周子雖繼孔孟不傳之緒餘然得二程而斯道大明然後人知周子之功甚大今佔畢公雖不敢擬於周子然自吾東論其功則恐不可歇後看也今其子孫殘微不敢訴屈祈　恩章甫亦無昌言致誠者識者之歎久矣今幸有裔孫是洛身纔勝冠竊聞執事以斯文爲己任裹足上去而不敢自進於門下故敢此紹介焉伏望

商賜指導如何

尤菴先生文集卷四十六

書

與金久之 壽恒 辛卯十一月

科第是早晚事雖不足爲賀而出身事主由此權輿便以世道生民爲意則彼王文正何足道哉如或不然則不但不足賀而顧足爲憂伏想高明已能前定而不疚矣前到懷鄉恨未逢晤厥後褫承留札怳如英眄感豁無任僕姑如舊況但未知臘月三十日隔在幾許也回顧平生實可笑耳別紙久欲奉浼未逢的便迄茲遷就矣此所關不細幸須商量如何

又 癸巳九月

仄聞將有例行先生墳土未乾使所抱傴僂於彼不以爲異事者誠異事也抑異之者眞異也遂事勿說而到彼使不敢以聖人戲侮孔桑政則稍强人意矣此外則唯冀彈壓一行使彼中一毫不渡鴨水穿過箕畛歸以拜先生之墓且冀善飯加愛千萬千萬〇彼中形勢未有能得其實者未知實有難得者耶抑無人思量至此耶〇皇朝正朔必有所在我人義當必知者也並望密與詢審而歸如何〇皇朝文物想有未盡變其好儀度好風俗極與採訪如何周程張邵馬晦翁冠服之制摸寫以來幸甚如此則尚有觀周之遺意矣噫是豈與別人道哉〇儀禮經傳通解

書肆有與無有幸使看閱也或以囊橐餘資買一本而來則實呂燼酷而孔壁出也我東只有二本而完殘牛翁遺帙則已不是全書矣

又別紙　甲午八月

士大夫一經變故便失趨向者自古而然矣陳荀固一世之宗而黨錮以後論議低回遂成風習故其子孫乃爲唐衡之婿曹操之臣而漢鼎潛移故國家之禍莫慘於士夫之變節此事晦翁已言之矣然漢猶扶持數十年者實賴諸賢餘韻尚在也此今日諸賢之所宜知而抑孰可以此聲欬於吾　聖上耶偶讀朱書深有所感聊以布於知己者耳

又丁酉五月

公梲並承二書慰感交至時烈罪逆冥迷苟逭其死今則已同恒人所諭傷生之戒宜是誠孝人所聞也今玆俯教鄭重有加尤覺感藏哀苦以來受　恩深厚亦自知百死難報豈不欲因此有　命趨詣陳謝唯是草土餘喘重嬰胃症米飲少厚近喉輒嘔唯只用淡湯和送溫平藥屑以度朝夕居然瞑目只是顧眄間事以此氣力寧有遠涉之望北望涕零但自悽黮也惠來臘劑亟疾開封呑下清心一元實覺生意頓來始知遲疑等待不投救急之用死了多少人者真拘醫之死法也良謝良謝亦可以喻大也無緣奉謁

臨書增喟

又 戊戌四月

曹隸傳到惠札遠審令履神相彩歡幷勝忻慰且感未知攸謝狗馬賤疾經年不已迄稽赴謝已自惶縮今茲頓躋況出蒙寐之外日夕憂悶一病頓增此非虛言也老先生文字極知不敢當而亦不敢辭竊自惟今世高文大筆不爲無人而必屬之陋劣者意其以爲鄙性狷狹不苟於言語耳以故下筆之際不敢不致其謹以爲寧拙毋夸然凜凜乎嘗有不克闡揚之懼也茲蒙寵奬無任赧渥之至歸足告忙謹不宣

又 戊戌八月

承審乍有色憂貢慮實深第是偶然失適則自當有喜唯是之祝所詢易名之典反復思之終有所不安於心者蓋子孫自與臣子有異矣虜中偏傍皆諱則朱子固已甚之而至於姓名俱同則自有諱法以來未有如是者今日之事恐是高明之見爲得也然不敢質言更加詢訪而處之如何

又 己亥三月

久違英眄戀蒞可言昨奉仲氏褫叩近候稍慰下懷賤漢在告已久竊聞令監辭單實由於此漢竊不勝驚愕之至假饒此漢獲罪於執事何至後私警而遠以公格相捱哉隱之於心竊以爲斷非執事者所存

然人言既如此此漢之冒出義之不敢安也存於心而不以相言心之不能忍也浼於內而猶發於口者罪也惟執事諒察焉

又庚子九月

寒事將屆未委論思之餘彩歡如何戀想日勤不無入京之便而病劣難强輒闕書候自知不敏也就達圭菴先生於我爲從曾祖也當時大禍之餘既未敢收拾遺事厥後又無公筆殆將湮沒於無徵彼芑朋輩以爲浮薄領袖而士類乃不敢以爲儒賢領袖何也狀文固副急草草而退溪文集及野言等書可考也令監以此時適長玉堂易名之事必使無憾不勝

頌祝之至此事自昔年與俞兄商確試相證幸甚○
山裏臨溪築小屋因其實欲名以下泉蓋其下十武
許有冽泉自巖竇瀉出懸下其下所承之石自然成
窗可揖以飲也願得令監筆篆以下泉書齋四字揭
之壁間幸望信筆一揮因兒子寄來如何如何

又癸卯四月

前書未達而禮郎中道回來今此越國公從祀之議
實斯文莫大之幸而纔以病辭前議則今亦難遽畏
同故又不敢破戒耳第惟此事已有朱子定論故重
峰先生赴京時與當時主事問難全舉朱子說爲證
矣若考大全語類則何贅他言哉當初都憲拜疏時

請考重峰故事盖欲援據朱子定論且欲附於閔馬父之義而不能如此竊恐不以此爲據則人各有見致有萬一異同之論故略以及於禮郎則禮郎將爲同啓耳前日　廟議草草仰報追恨深矣鄙議以爲雖使　永寧之制有踰於　太廟亦有所執之說矣如何如何〇別示尤荷不鄙鄙意　永寧殿既是穆祖所居而乃在偏處此甚大段未安者此不得釐正則今日些少處變終未免芧纏紙裏矣如何如何

又癸卯十月

比以罪名自讐記府之下無愚之名久矣然馳義之誠則不淺淺也即惟剥復之間侍餘仕履珍衛否日

者所遭罥之勿復道也比有以黃山院事塵徹於台聽者乎顚末甚長欲詳則支矣蓋將以今冬因重修役畢並腏靜退兩賢於三先生之右以爲兩湖章甫之瞻依寔愼老無恙時所定也奉安時祭文多士須矣幸望疾速構惠俾無臨時脚亂之弊如何如何諸生固欲踵門以請以敦事未暇也第其懇懇之意則不翅切矣更願毋遲如何餘歲暮加重

又乙巳二月

不肖蹤迹比甚自危不敢以一點墨與人故闕然不相問有年矣至於老先生年譜修整以奉則頗有合商量者而猶不敢生心旣以罪悚又切自愍也卽日

侍下歡慶鳥茵安重區區贊頌靡日不勤也時烈不幸去冬遭子婦夭折而其故不忍問尤切痛慘至今驚魂未能收召也年譜去冬僅僅易紙而正如掃塵隨手復暗其中想多錯誤而未承面諭只自馳神而已序文不敢違教草納之後日望斤示俾掩大何耳如曰不足煩教則亦乞一筆句斷而替以台筆一如端本之於明道遺事正好此則只在台監範圍中耳尼山一敎今聞家弟所傳來諭始知尼士之誤傳矣然尼士亦出於尊敬之至意其過也亦宜已矣春序已閣伏希爲時自愛以副遠誠○水部不勝慨然論禮固無害而至以姜說爲一機阱姜出去年不死則

今番嶺人必並用姜說矣其爲懾慄不翅渾身青矣然水部則微故兜攬尊重嶺人相倡時果以爲出於執事然遐裔不知者則頗信以爲重厚者亦復爲之遂畏足爭赴此則卜者王郎之餘謀也其時適對同春說與而仍謂嶺人不懲僞批事矣今執事乃有自訟之意若是則曾子眞殺人矣豈理也哉老先生之並入於醜頰尤不勝憤痛只以無文書可據故終不敢倡言斥之尤增心懣耳

又 辛亥六月

久閡德音戀慕彌勤時因豚兒替聞動履已足慰幸今拜兩度惠書辭旨勤厚奉讀以還不勝感荷 國

運不幸傾覆在即　主上雖寤寐賢德以求迂命猶懼不克而乃以此愚昧淺劣已試狼狽者苟充之此何待知者而極知其不可也日夕惶恐只思循墻之走而今來教乃有云云如非善戲之發則必欲試其自知之如何耳誠不知所對也堂記衰謝疾病神思荒落久未滋筆矣今因來示之及留使草呈取捨之極恭俟財處耳　國事至此夙夜之賢已無可去之義矣謀猷計慶將出于何誠欲詢叩而遂不可得只自閟欝耳○兩執事謗言此亦微聞之始聞之日不覺驚愕而起立也既而思之則事修而謗興德高而毀來自古而然況今叔世何足恠也惟願兩執事以

無辨自修河汾之格言爲崇德進道之實地則彼百千蚊蚋適足爲致高明廣大之資矣荷見愛之深不覺傾倒實深悚仄之至

又辛亥十月

問書不勝感荷縷喘之至今支延莫非醫藥自天之效　聖上德意之厚九死何報每自感泣而已　國事至此已常凜凜豈意冬雷殽發以益嗣歲之憂也遂想夙夜諸賢愈復怵惕矣日者道源之轉吮極知罪過之深也所詢童鬻出於韓文蓋曰幼少而鬻族也當時拙文竟荷識有僭猥甚矣媿悚媿悚

又癸丑正月

前臘廿六書今日至自湖南承拜雖晚感戢無已同春竟作千古人在渠豈不善好而後死者其如何晦翁當日之諭雖不敢承抑其病誰鍼過誰督之慟則實有所不能自克者矣承諭　聖候寧泰此不但宗祐之默祐也亦豈非執事保護之功也然此上面儘有商量栗谷先生嘗自石潭赴　召曰自　上大病之餘善端想必萌動欲因此導揚此豈非執事今日之責乎君心不可遽格誠如來諭所引然晦翁必以汲汲無敢惰對着徐徐無欲速正不可偏主一說也前書妄論引退云云者正爲大臣不以而不退則主上必以爲此輩可以牛維馬勒奴視豕叱而驅使

之矣若是則乾道日亢而益莫之敢嬰矣豈不大可懼哉此義不惟執事之所當省而如新揆尤不可不知也第未知此揆將如何爾時烈前臘大病自謂必死今雖少間而人鬼尚未大分一朝瞑目則同春不須深羨也爾三種珍貺領留窮谷雖不着題愛玩則無斁矣敏穎尤爲科兒喜也餘欹枕倩草惶恐惶恐

又 癸丑九月

遠臣來歸近臣奔迸旅泊無聊瞻望徒勤忽辱手札撫存深厚下情欣感莫之勝說只緣日者祗役自閑旋以賤蹤難淹即西出墳庵又轉而東密邇 先陵瞻依松栢悲慕轉劇盖於十許日間未曾有暇隙所

蒙問書訖未修復私心蘊結眞如食物在喉也未委霜寒尊履冲裕否罪名之下戰懼雖深郊居清曠跡坎心亨知舊之情有足喜者時烈勢將祗伏低佪以俟　新陵復土泝江東歸計執事必於路次私伸餘慟倘或有攀晤之便否計此蹤跡非是復　欽　京邑者清標永阻無任懷愴之懷也記昔懃老歸山老先生極眷眷至於扶出戶外而送之豈意二十餘年之間當日事忽然在吾儕邊耶俯仰今昔爲之一涕

又　甲寅八月

承審示諭如獲面命欣寫無任比來夜裏靜思豕視奴詬之事朱子至於中夜涕下然此豈獨君上之過

臣子實自取也玆竊觀執事所存不覺洒然心惺也因竊追惟文正老先生丙子之退倘非南漢之難則定不過分水嶺一步矣僭言及此惶恐惶恐時烈一抔黃土隨在面前已無閑商量耳○二哥與讀朱子書數板仍論啖蓼翁律數實暮年快事也

又 甲寅八月

承諭淚迸不知所喻下詢之意仰認謙德之光也竊念執事自與賤臣者殊別　大行聖考旣於執事召諭勤厚寧復有嫌避之義乎賤臣者亦與仲氏台座不同已勘未勘之殊而便有安未安之迥然耳賤疾寒作方如束薪始擬今日過江明日成服以應下

邑行移之文矣今茲無計起動勢須待歇耳

又 甲寅九月

病伏呻痛中伏承下書辭旨勤懇仰認至意深用感感焉 嗣聖前後恩旨豈不知感激承副而只是服制罪案本自此身泛及廷臣而目今元輔羈管諫臣流竄奸猾盈滿了當無期以此時節冒昧趨朝豈不大有損傷以累 初服乎且以情理言之 先王禮陟日月幾何而顧眄之間自處便異此豈臣子之可忍也以此憂違 隆旨徒增惶恐而已伏承 已允從權之請喜幸何極迭 往事 居之義惟執事是仰是倚耳

又甲寅九月

復書謹悉教意誠然誠然待次議論定時虜已渡江奈何卷而懷之行到江外瞻望仙標不翅黯然而已曾與草公同宿此公勸我留助盛猷其言甚有理此公形迹不至如此漢之甚而其意思如此幸援而止之如何

又甲寅十一月

此時起居亦不敢問只請迷塗之教耳　廠衛時不敢進郊班與不敢不進者二說相歧又不敢不待罪而待罪之當於　關下或金吾者爲一說郭疏既詆近圻之翺翔只當詰本州者爲一說而又有一後生

曰蔡西山之謫去沈繼祖極詆朱先生而先生亦未嘗待罪則豈非今日之所當法乎凡此數端其宜幸乞商量見教至仰至仰○慶元黨禍之作朱先生曰人怕黨禍之作然今日定不能如此蓋歎其時諸人皆怵於利害也又曰人勸我避禍固出於相愛然使我壁立萬仞豈不益爲吾道之光今日不能不以此望於執事也

又 乙卯正月

晦翁說伊川易傳得涪州氣力惜此庸下兼衰病已甚虛爲此行此爲慨然也下書謹悉時因北風惠賜德音

又乙卯三月

伏承初一日下書此慰何可量也老先生文字教以姑徐甚荷見念之勤第自惟念賤疾漸痼淹速不可知竊懼終負盛教故謹因巫峽便副急草出冀以轉奉幸乞訂還俾得畢其愚如何只末端年月有難處者朱子於黨禍時時有爲人之作欲退其年月而旋以不誠爲難終無決定之議幸於此並入思以教也藥餌珍荷無已賤症泄轉而血下無數蓋風土所感也西山落地之時已有道州之限所謂命者何可違也執事比來之困辱豈亦子厚之所爲耶

又乙卯五月

兒子歸傳下狀別紙之諭尤荷不鄙伏惟比來鳧食增珍瞻仰彌勤第於邸報得見洪疏則詬斥盛德無復顧忌前頭事復將如何眞朱子所謂彼方爲刀我方爲肉者不待智者而凜然寒心矣奈何奈何累人頭粘頸上久矣今洪又擬以叛逆之律不知鬼神不在其旁耶一己存滅極是小事而未知　宗國將稅於何地一念及此實欲無訛

別紙

執事去就當與道消息以塞士類之望矣程子論遯之道曰聖賢雖知道之將廢豈肯坐視而不救必區區致力於未極之間圖其暫安苟得爲之孔孟之所

脣爲也王允謝安之於漢晉是也以今日之事言之訒造之論旣發而遲止者是誰之功哉然彼乃蹴迫困辱至於此極與其顚沛於末流而終無所濟不若極言竭論以冀　上之或悟可也若其終不能感廻至於被彈而去則其於去就之道大家光明而朝廷事體不爲自家手裏壞却矣蓋大臣事而至重而彼輩無識恃其勢焰恣意凌轢不以爲有無未有紀綱亡而其國不亡者聖賢論之詳矣此於執事不敢有物我日夕虞度惟此兩塗之外斷無他岐故敢此冒晩不勝皇縮伯氏丈臨訪留一日而歸欲布此意而人多未果恨恨

又乙卯八月

名高而國病昔賢之所愀然固知今日不樂乎所遭然有賴而章蔡之謀得以少熄則此不獨於宣仁有力實章蔡之猶止獲福而反以爲讐則誤矣適遇鳩林後生方擬奉書忽於青裾獲承前月道上賜書因記朱先生所責楊方語其曰澹菴日與知舊門生酬唱往來無所不至而秦檜不能盡捕而殺之蓋自有天也者眞至論也吾儕則庶免爲楊生矣此中鴈至亦不得一點凉氣蓋棘籬三四重而然也今之君子蓋有甚於古者矣伯丈前書封因子弟行呈上如何幄對坼見無妨耳

客歲所付趙生書非趙生緩慢久滯懷鄉與三山便所受書朝暮來到底滯不足恨而其爲欣幸曷可勝喻別惟家兄墓文卒承嘉惠而闡幽發潛無有遺憾渾家銜感幾於隕涕此豈鄙家再逢之幸會誠不覺拜手而摧謝也紫極宮和篇及辱賡絕句與最後和陶四章圭璋璀璨芝蘭馥郁此誠椅棘中所宜無還切鬼猜之憂也茲者林指又傳初九日遣書知有悼殤之戚不勝驚慘之至然比諸商南事不已有間乎想有以理遣不至有損天和也俯託先銘非惟疾病亦嫌物色久未泚筆及承伯氏丈勤教牽率構出今

玆呈禀終荷不棄須痛加刪潤俾免大類千[illegible]幸竊惟此事無稽於古而朱夫子於羣小乞斬之際應副文字甚多今日事或不至甚悖否也今日適是先大妃再期北望長號聲淚兩徹想同此懷爾賤疾漸覺深痼此豈但嶺海之所崇亦是大限將至而然頹然順俟如得甘寢耳第聞鄉里加罪之請將發者數處云若是則閻羅老子恐將失手可一笑伏枕倩草皇悚皇悚

別紙

趙生時別紙所警於衰懶者深矣朋儕間書札不至全無而此等緒論絕無而僅有每歎世衰學絕俗事

勝而雅言枯矣然竊觀來意則似若以醜拙粗有知識而可與商量者然此固謙光之德而其在醜拙不勝赧縮第少時出入師友竊聽其一二則以爲自朱子以後學問之道大明且爲剛柔明暗各有準備財處之方只在學者隨其資之相近而受用焉則如羣飲於河者各充其量當時非不欲從事於此而性氣粗率兼且爲文華博雜之所誤卒於無成到此雖欲回轡復路亦覺其無補於晚悔耳抑又聞朱夫子因人而裁就故其說或異而至於甲寅行宮第二奏劄則其所論爲學之道至精至密大全大備不論賢愚而皆可以得其門而入矣比年以來就此一篇沉潛

詳究則自孔孟以來分明旨訣誠無以易此者矣執事試於此着力加工則以執事之高明必有日新之功矣感下問之勤敢獻其愚幸執事之恕諒焉

又 丙辰六月

纔作書冒稟家兄墓文矣南生徒步又至謂自門下而袖致下書披復屢回蓋累日而猶不能釋也仍審伊時體中佳健神佑盛德理固宜然贊賀亡量時烈一味德劣弱草栖蘼真爲善譬耳表文刪潤以呈如復有可教者不憚熟複如何別紙縷縷尤荷不鄙昔者亡友幼能謝事端居專意此事而先以象數爲下工處和叔以爲朱當愚亦妄以爲非所當急不若直

從事於親切處茲者和叔之論頗異於前此必有所見而遂不得詢叩可恨竊惟先賢教人未嘗不以操存收斂爲先以立其本然後其所讀之書必以親切簡要者爲始終至於無所不讀雖其資質有高下工夫有淺深而其由內及外從卑至高之序則未嘗有異也今茲來諭實得程朱門下至切至要之旨訣不勝欽仰警省之至也如愚者少從師友蓋亦與聞乎此而性質輕浮每爲貪躁急迫之心所驅未能終徧乎此而忽已志在乎彼終日涉獵費盡心力而卒無所得此不獨於書冊妨工而於身心性命亦極有害矣昔年嘗得侍坐於文正老先生先生方七十八歲

矣猶以近思録疑處逐一講討心竊以爲先輩氣質醇厚用心誠實故其下學之功耄老而猶未已也此眞衛武公蘧伯玉之事也其成就之大固其宜也然亦未能自革其舊習今老將死矣今幸復聞至論謹當洗心佩服冀得一斑之窺矣從此惠書續賜緒論俾得奉以毋怠千萬幸甚至於程傳本義之諭亦嘗欲講質於朋友而未得者蓋聞朱夫子以程傳爲置水不漏蓋指義理精密而言也然易實卜筮之書而程傳則專主於義理故於易實無情意矣朱子自爲本義則主於卜筮試以潛龍勿用言之乾之初九有潛龍之象占者得此爻則當勿用矣如此然後始有

情意而又有受用處矣朱子於程子雖極推尊而至於易傳則其不取者甚多矣後學知此則其先後緩急之序亦可見矣春秋胡傳亦然故愚每以爲程傳胡傳只以程傳胡傳讀之而不以易春秋看則其精密義理謹嚴法律自爲一書而於讀者大有益矣未知執事以爲如何所欲稟者甚多而病昏未能甚恨甚恨伏枕倩草尤用皇仄伏惟恕諒

又 別紙 丙辰七月

昔年閔大受得 帝筆而見示慮障簇之弊盍適華陽洞裏有石崖壁立上覆如屋左右有屏若鬼神鑿成而待之者然即摸上而鐫刻仍欲作小庵於其側

募入數箇僧看護而名之以煥章蓋取論語煥乎其文章之意也此事未成而遭此遠謫初心將永孤矣對崖一喚地舊有書齋八九僧徒守之遂以煥章之名刻而揭之託其僧使呵樵豎之侵敲矣山外有一文士作長篇歌其事敢録以呈倘賜繼和俾作巖庵恐庵中一典故則事體賴重守宰侵虐庵僧者或有慕顧之心矣第本韻太多或別作律古隨意所便尤好千萬至懇手寫彩紙尤佳

又丁巳元月

粤自去秋以來一向不聞動靜區區慕用何嘗頃刻暫弛也即茲新歲伏想起居神祐日有坎享之裕矣

去冬看讀何書其於聖賢緒論益見其親切驗之身心而不差否地遠無便無路詢叩但有懸情而已時烈自去秋以後所患頓劇軀殼徒存精神大脫臥席喫飯殆至須人矣不自知何故遽爾如許也日者朴仲久之亂名鐔者來相守切切以觀其生志未平之傳意相勉甚勤此漢赧然遜謝殆不能容而竊嘗惟念則此交今日正是執事之事略觀後輩尊慕之意則可見矣雖無狀如愚者其相望蓋莫不然矣伏望益以道學自任以幸斯文千萬之望伏枕喘急口占亦不如意伏惟默會

別紙

宋名臣言行録載筆録之説曰眞宗寢疾章獻漸預朝政上意不能平寇公探此意遂欲廢太后（章獻也自仁宗時言故曰太后）立仁宗誅丁謂曹利用處畫已定公因醉漏言謂往利用謀之入白太后矯詔罷公眞宗上仙遂指公爲反而貶海上云云此與續鑒大同小異矣夫后妃預政誠爲可憂然正后是母儀天下爲臣民者皆其子也以臣子而廢其母后與廢君父何異曹操幽弒伏后則被之逆名而不敢辭　本朝安老至今稱以賊臣　中宗朝勳臣亦蒙脅君父之罪名而已卯之士禍所由作也然未聞以此罪寇公者反以寇公爲社稷臣未知此義理如何愚恐此説得行曹操

安老輩必不厭於心而開後世亂賊之心也抑朱夫子之載此者以憂患後世之心而垂鑒戒也耶然則錢惟演書逆準而蔡齊磨去之事亦何以載録耶此實窮格之大節目故敢以奉質伏望財教以開迷惑之心千萬之望

又 丁巳四月

某白私家不幸老婦奄忽棄背遠地聞訃悲悼不自堪念其平生迫吾之貧埋没糟糠自禍釁以來驚隕熇煎以殞其生牉合之義慟何可已前後二書及别紙七度病中披玩不能去手自以爲如此往復足以忘憂亦不爲虛負歲月不幸今病且死便隸鬼籍則

不復能爲此事伏想執事亦不能不慨然於心也抑伏竊惟時事如此極非我　聖祖明天理淑人心之本意執事雖在放逐之中然士林望之隱然若泰山喬嶽異時扶樹世道弘濟　國危雖欲辭其責而有不可得者更願深養本源益明理致以傳先德厚報　聖祖培養之恩不勝幸甚孟子之所以爲眞正大英雄不過知言養氣二者而已知言是窮理之效而養氣非集義則不可此豈外於日用間哉將死之言想不甚悖伏望有以諒之也

別紙

先銘末端實從今日士論而遣辭矣今復蒙諭如此

殊甚惶悚也棟樑以下謹改以承藉世德士林宗主焉九字若必欲全沒其實則又涉曲筆幸須諒察如何

伏承方讀論語意味自別而孟子庸學亦將次第循環此實朱夫子苦口以諭後學而不厭其讀者也時不待人尤宜汲汲此誠吾輩鍼劄警切之至言惜乎如我者已無所及然一息尚存之前不敢自昧以孤勤教耳

大全劄録厘至六十八編今以孫兒疇錫奔喪西去姑此停輟而賤疾如許恐遂爲泉下恨也其詞詩十編則承教以後倉卒易紙呈納求教其請教條例略

在別紙矣其封事以下當旋旋呈稟也
語類之難於領會誠如來諭條分節略伯氏丈亦以此見託而只是精力已耗事力亦且未易然倘假之數年則盛教終不敢孤耳
愼公潔身於光海之朝又於 反正初見幾收藏固是扳俗之士矣甲午之事誠是白璧之瑕士論之不與固有可執之辭矣然其時所攻之人今卒爲無良之徒則愼公不害爲先見之明矣設使甲午之事雖誤於一着而豈可以棄其全局哉鄙見如此未知如何 嘗聞完南李相之言李相爲光州時往訪愼公則其庭除蕪沒蒲藾穿弊問其所以不仕之意則拍掌大笑曰我寧有意思而不仕也只是病而已矣又拍掌大笑旁若無人久後歷叙前事而其一款則云

反正初以臺諫往謁昇平則昇平首及罷棩論啓之當停云葢昇平之子亦其棩中一人也其微意葢曰以一代元勳而私意已如此時事可知云矣此亦可謂忘於人一等矣

又丁巳六月

猥於光山便蒙賜手札慰諭備至下誠感戢不能容喻仍審炎暵燕申超勝萬福區區攢賀又難勝堪日邊火色其到十分已久不待今日而然只此不懾不聳安得處命爲自勉之地爾劄疑叨荷不鄙諭以訂示之意眞盛德事也喜幸何極朱先生嘗編儀禮通解以爲儀禮難解使小人爲舞文弄姦之資況在今日程朱大訓爲一番人掃剥無餘吾儕共致血誠推明其萬一使人易解則世或有肯讀者而或爲閑放

之一助矣程先生有言力小任重而不懼其難者以爲苟能使知之者廣則用力者衆何難之不易也區區今日之望每切於此耳嶼章韻已付菴僧使之櫝藏矣昨者因人得見　仁祖朝政院日記數條此可補老先生年譜故謹以呈納幸奉稟伯仲丈以爲財處之地如何餘病劣特甚未免倩筆歉悚亡已只祝神明扶相以幸斯文○曾諭方讀論語已過幾編耶其中所謂性相近一章是與孟子性善之說言異而可相參觀者此實橫渠先生氣質之性之所由出而今見湖南一後生問目則於此全未仔細朱夫子一生着力註解使人易曉者反不得力矣○愼副學文

字已戊否近得其遺事一條於澤堂所記中漫以錄呈

又丁巳八月

前月初南生有昌聞時論之急徒步來相守半月而歸謂當歸即進謁矣遂付以一書兼以大全問目一冊子同上第其行時病纔已僅僅未委其已未進拜也忽於光山便得拜今月初二日惠號縷縷警誨無非盛德之所發圭復再三鐫佩無已今日事亦已晚矣惟是一老漢死生實螻蟻之不若而　國勢之孤危至此雖使恤緯者言之亦當長歎況以執事之忠敬其悶迫憂遑之衷當如何也固知抆淚之非虛語

也大全問目當初冒凌極知僭率謂爲覆醢之用矣茲有俯問所疑之示其辱遮眼詳矣不勝感幸而又有易紙之諭則其書之遭遇又爲非常矣替深惶悚時烈纔經畝艱繼以六七日淫雨黑霧入室屋壁生蘚自謂必死於侵毒又復綿延極用疑惟也

又別紙 丁巳十月

補譜數段事誠不可全沒然曾得其子孫錄示北扉酬唱帖中頓釋百年疑一詩以爲自解之地果如其人末後有改過自新之實則其既往或在所略幸商量見教如何

又丁巳十二月

昨自懷鄉禮到前月初四日下書方用欣荷忽於襄陽便復承廿四日手滋並別紙二段適痛楚乞死之際不覺起坐奉翫至於紙毛而不已也第求道未見之意前後勤懇豈執事真有是哉實所以警策於老謬者深矣敢不竭才以不負餘誨耶大全劄禀復有訂教之意此幸何可盡喻拱手以俟耳詩類追録數條極其精密謹當依次攬入矣只恨不以早煩聰聽乃有十年之遲耳今以改編一卷子呈納如此凡例未知如何幸望商教也此下則當隨編續呈也○補譜數條趁當承教而曩聞有搜取文書之議屏置原本於深處以此未果幸自下史補示則此間原本謹

當隨後擁入耳因此竊有所稟丙丁以後獨步徃事
實我　朝有辭之一義也當時某相若而人實主之
老先生詩意若出於此則似當微辭著實以寓因事
明義之意亦以見老先生好惡之公未知如何幸乞
財教

尤菴先生文集卷四十六

尤菴先生文集卷四十七

書

與金久之 戊午三月

歲改春暮一向不聞動止區區瞻係曷可堪勝卽日體中增勝而日用工夫能不間斷否歲前因便納往大全問目一册以藪訂教果免浮沉否耶日望投示而路遠人稀承拜未易甚可歎也初計隨録續稟坐無寫手差池至今而賤疾日惡竊恐此事終未了當遂成泉下之恨爾人間萬事須臾變滅不足置胸懷惟有致知力行修身俟死是爲究竟法者實我朱先生語也早晚諷詠未嘗不神興氣作而一時意思易

得消散甚矣頹惰之害事也比因春兄遺抱始見丙辰臘月記夢之作豈精神相感無異於平日而然耶未能終篇不覺雙涕之交頤也亡妻初忌只隔數日始擬致其木主以償其生時願來之志而物議復且岐貳又不能成此亦私情之所不忍者也時氣尚寒唯祝倍加保重以慰士林之望

又別紙 戊午三月

朱先生易簀於慶元庚申而年譜云嘉泰壬戌除華文閣待制註云郡不申沒故以生存出命謹按史云言者謂僞徒會葬僞師望令守臣約束又實記范念德祭文下註念德方爲鑄錢司臺察劾其離次會葬

有旨罷任年譜與史及實記相左時烈嘗妄以此録其所疑於通編行外以求知者之剖解而至今數十年尚未遇焉伏望執事之精訂以教也

又 別紙 戊午四月

曾以慰書入褫便甚不的故只依式例早晚當徹座下矣不佳運氣流行一番哭泣相聞亦一恠事惟執事所遭視此漢人屬之戚則尤有所難堪者矣後書所諭豈非天理人情之自不能已者乎然亦知爲斯文爲世道有以自愛而不至傷損也大全問目中敢爾援尊極知不遜之罪有難逃者今者反蒙示諭雖極知謙光之盛德而亦令人惶悚也吾儕今日食飯

安居虛過時日若遂了此一事則庶或免程子一蠹之誚耶補譜之諭謹悉盛意鄙見則俱載前後事使美惡自不相掩實記事之體故曾有所稟矣更思之

丁丑　筵說不可不並載　上教如此則似無諱內之義以是爲難矣幸並加商量以教也幕府省文書註謹當追補爲計譚賴不知何時人而其事迹如何幸乞批示應副文字據朱先生固辭則極有義意但考年月可證者則陳廉夫文字成於黨禍之後矣其未考處則又未知幾許也此漢在北時亦不敢作只前日所諾而已成半稿者數度卒業以還而已如圃隱先生及金監司文叔許也朱先生最以年月爲難

欲託以前日所作而又嫌其不誠此漢則以最初狀
手泚筆時爲述作之日此不至全爲無據而亦不至
全不涉於不誠矣既已述作則當依陳廉夫例而直
書之似快活矣大抵以當時較今日則既以先生爲
逆黨之魁而至有乞斬之章終雖免流放之典而視
執事名目則加一層矣然猶爲人作墓文至於題跋
則當戊午己未庚申間有一日作三度者豈題跋異
於顯刻故然耶抑久受人所託而自料朝家終不相
容亦病日進自知來日無多故不忍終孤而然耶皆
難臆度也如此漢在北時罪案猶爲歇後至於今日
顯以逆目而斬之一字又發於尹之門徒又在栴棘

之中又聞漣人舉此哄哮則尤有所不敢故一切謝却而惟一家及同門之義有兄弟者略略副去三如尊仲氏大爺所後則又不敢不以一家之義相視故亦不敢辭然亦甚惶悚矣凡此皆出於倉卒意見而無所準的矣今蒙垂諭一倍瞿瞿矣幸以兩家所處參商明教使得奉以周旋如何退溪先生多作人家文字而神道碑則絕不作未知何義願聞之曾稟八溪公事幸蒙登覽否近以柳李事姓名復入邸紙云極可愧愕　萬曆丁亥延平李老雖得快捷發出私書終非義理然猶在老先生易簀後故猶有可諉其在今日則不亦可耻之甚耶少輩妄作至此究其源

頭實有所在自咎而已

又戊午十一月

前月十七日南生有昌徒步而至伏承八月十一日九月初十日兩度下書並韻語累紙別教及南生所得數紙反復尋繹蓋屢日而不能去手又奉置案上日一披玩此實非虛語也此亦於九月中因光州柳君應壽人褫呈一書仍修風玉宿負矣伏想未及徹而輿御已戒耳其書略陳悼亡情緒矣十日書先賜實譬勤懇深矣哀感之私實難勝喻也　國家不待罪人之得而執享蒙被　恩移斯盖陽復之漸世道之幸屢得士友書莫不誠心相賀可見德義入人之

深也況密邇京邑得聞　玉樓溫凉又谷雲維楊皆不甚遠公私兩伸足以自慰贊賀亡量時烈哭死以來疾病頓增蓋別有所傷悼而氣質偏滯不能自克而然也大全劉凝蒙賜訃還極以爲幸執事於其間每示謙退之意故謹改其名曰問目蓋下同愚昧質問所疑於人有何僭猥之嫌伏望從此安焉而不復督責如何如何別教牖迷丁寧至以先德猥示標的雖極蒙陋敢不鐫心鏤骨佩服而終身也周公戒成王猶以胥教誨爲一大節目可見聖人之深意繼自今凡有所聞勿以老耄而見舍無大無小一一警策俾或至於寡過千萬至懇鐵魯事欲陳梗槩以受明

教而朱先生最忌書札經由都下今此便雖的未能免此當俟後便耳問目兩冊又此呈納如前訂教至望至望

又 己未二月

昨日薄暮伏奉前臘廿六日下狀蓋自沃川因士人褫來矣尚屬自己之諭極令人警策誠不知年數之不足也至於此道之終否與否自是主張者事無與吾身也唯一己之私欲漸消而天理漸長則實自家傾否回泰之關鍵而尚不可得則是真吾憂而相與勉勵者也承有脚病欲奉戲語云病則不須學晦翁然此近於康節之無禮故始不敢言而終言之豈駁

雜之膏肓而讀東銘未熟耶惶恐惶恐完南適曾抱
嘗見其學語時眸瞭而盼酷似其異昭今爲玉潤兩
爲朱陳慶賀也時序向暖伏祝倍加保重以慰斯道
之望○朱先生嘗以爲綱目系荀彧死於曹操擊孫
權至濡須之下此所以著彧之罪伏未知其死之系
於濡須何以著其罪也求索多年終未得其說敢以
奉告幸望教示也

又 己未三月

前臘廿九日後惟欲以問目續稟苦待其易紙之日
故中間略有谷雲維楊便而未修起居之例禮惟慕
用之誠則一味深切矣賢甥李孝子忽然來叩棘門

投示正月廿六日下狀爲李氏致意之勤可謂至矣然豈但爲李氏而然也孤露餘生喪失同氣已踰八年而貫心之痛如一日矣以此益知諸執事之拳拳於此也然二幽誌旣有高文則自可不朽矣何待他人之贅焉其黽勉不敢終孤之意略具伯氏書中第未知時義終如何耳問目有淨寫一冊方欲覓便呈納矣被尹君拯求見之切前月送副如得投還當並三四冊一併封上也第失今便之的爲可恨爾兪事承問未答實涉無禮方虞獲譴之深茲蒙略其罪而諒其心感鏤不自容魯銘仰認教意敢以呈徹幸視至而訂誨也不知得罪者何事也

南君自彼轉來方叩彼中事亹亹矣忽聞大禍逼至朝夕當有　後命方此拱手靜俟而適逢督郵君來過冒付一字之訣幸甚幸甚竊惟假息五年　聖恩至矣復何所憾惟受衷以生至於七十年之久而終至於無聞而死此爲可罪耳又惟　列聖修教羣賢倡道一變而將至於道矣不幸荒唐邪毒人敢攻朱夫子之道以鼓一世而世俗遂化爲禽獮之風此理勢之必然者也然天理未泯人心難誣其閑聖道放淫辭使之復歸於正在乎其人而已今日此責竊恐執事終不得辭矣大全問目見此重修未卒業而今

忽遺此眞所謂惜乎其未成者然此書事未必不爲閑聖道放淫辭之一助故謹託小孫疇錫使之終始稟訂以成完書幸與谷雲丈及閔大受朴和叔尹子仁諸賢往復修潤使無餘憾如何如何蒙諭唐詩跋語略此承副事係老先生者雖在倉卒不敢不致力也哭殤之餘兼有疾憂亦不無治命撥撓荒草不成狀總希默會○風玉記文陳瑩仲云云莘老之被嘶而死固可坐以識不明力無定之過而至於瑩仲用術數與當時羣小往復爭辨卒全其身見朱子語其用意尤不佳若論其隱微處則瑩仲反有愧於莘老矣今並置東坡之下恐無不可未知如何

匪無其路而掌號不敢通實懼併案以重斯文之戾也忽於褫中伏拜前月十二日所遣書驚喜感聳如隕自天也去年事勿復道也至今命延實惟　聖德好生堯天舜日何以加焉只有感泣而已大全問目自初至終不加揮下猥賜反復固知謙光之盛而嘉惠後學之意亦不淺欽仰感歎不能自已也尼碣伏見所與賤孫之教矣敢不依改篇末以爲解紛地耶金先生墓表去春分明拜還矣不知沉滯於何處今更錄稟於行外視前殊草草矣所欲稟知者何限而便人夜來旋歸曉燈昏昏不宣

又庚申五月

今日京洛書何敢作作亦不敢他及惟慙媿塡膺有此別紙幸乞特賜俯諒使安其心亦使國體不爽千萬幸甚珍貺數種感領至意方犯鯨濤倩草惶悚

別紙

昔年以李參判事再蒙垂問竊以爲道故舊有違聖訓故終不敢仰報尊者之問敢爾落莫無禮甚矣每一念至不勝惶汗今則有所不得已略陳梗概而仍有所懇焉伏乞俯諒焉李參判隨占便宜俾疇離祉可謂善謀可謂厚德然其實有不然者鄙意則以爲孝廟卽是周武王然必奪而後爲適故不得不曰聖

庶又不得不曰體而不正又不得不引檀游此實賤臣萬死難贖之罪也然彼則泛稱適統是乃本然之適統故曩時時輩以爲與己符合而至以聞於 榻前此豈非大相不同者耶竊念次適之說已見於孝考誌文中而儒疏亦以此徹於 聖聰何待渠疏而明耶且宋尚敏所見所言一出於鄙說觀其疏可見矣李參判與李仲羽書有曰宋尚敏並欲奪 仁祖大王之適統其說嚴重峻截使人鼻祖於此尤見其與鄙說大不同也不同而蒙其禍則古固有安而受之者矣不同而同受其利則古人亦有黽勉而受之者耶聖人於貧賤則曰不以道得之不去也於富

貴則曰不以道得之不處也今日事正如此矣惟聖上洪恩則雖糜身粉骨何可報也第因李疏之爽實而得之則自以爲脫不如拘生不如死矣而金吾催督登程驅率以來慙媿欲死切欲將前後情實上書都堂以爲還入絕島計此計若成則快活如登天矣第未知自都堂將此上達耶量教幸甚可審與老峯商教耶

又庚申十月

教意謹悉只日寒疾作歸心日迫妄以爲進銳則退必速來免冥行已抵江郊方治小疏　批下後前却當決矣少友滿盈忙擾作此○津吏皆言老可休此句口中微吟區區此行亦有媿矣可一笑也

教諭勤懇極令人感佩不能自已也只所引潞公實非人人所可議儻若以身事累朝而已則古今天下爲潞公者不勝其多也若以老而不退爲可法則必其德義事業爲天下輕重者可庶幾矣不然而鍾鳴漏盡夜行不息則其得免於飢烏老鳳之譏乎西監一月之俸先生只言其一番受祿而已豈必盡三十日然後爲得事君之禮哉今日賤生只萬死之餘聞命皇恐而來旋又懲羹吹韲而退耳非以義理財之於其間也惟 眷遇甚隆憂遑並至不忍長往不顧姑欲低佪於近圻以承 起居之音而已瞽見如此

不敢不罄幸望更教之

又庚申十一月

伏奉下狀且逢二哥得數夜剪燭此幸難再也今日事若書在紙上留示後人則其不涕者鮮矣中夜無眠每至明發竊恐當路諸大人有甚於此也知識淺短所與二哥商量者恐不槩於盛慮也賤疾因僕馬添劇終若無喜則當從此南歸今事未必不爲北叟也

又辛酉正月

久近湯劑公私憂慮曷可勝任不審比數日差劇如何日夕耿耿殆於用老矣初三日很蒙賜對　天顏

極其光潤神采語音大勝前日臣良之慶豈踰於此略出籌廳見其文書委積半是良之疾苦似不可以尋常處決解其倒懸之萬一不知如何而可也此漢蹤跡狼狽罔知攸措不知何以見教耶謹此拱手以俟爾

又 辛酉正月

伏問日間調保中氣體漸適常度否區區瞻仰實不能食息少弛此豈但爲私而已也時烈遇寒龜縮意思無聊日昨一二番登對學術空疎終不能有所裨益惶恐媿怍若無所容　聖質英粹進學不已此正千一之會而時事危巇終有憂憂難哉之歎奈何奈

何就達松江事蹟實國家大是非所在文正老先生常有所慨然者矣其遺事文元老先生草創焉行狀則愼老所撰也伊時悉招俞武仲尹吉甫諸公商量財定而不佞亦濫厠其間矣其年譜則不佞考據先師兩世所述及本家所藏文書與吉甫家所藏一冊子此冊子似出於坡山者也積年哀稡久與諸友商量編摩然後奉質於愼老則見謂無憾矣今其後承欲及此時試請易名之典當今謚狀之撰非執事莫能任之故其後承欲詣門懇叩而有所不敢故時烈敢不自量度而敢茲紹介伏想有以恕諒也惟此是大文字也竊想調攝中艱於用力而第念行狀與謚

狀事體無異若於愼老所撰行狀中稍加刪潤粗使圓備則不至甚費精力未知執事以爲如何惟此是非叢林諸老先生旣不辭涉迹則今日執事義有所不敢辭者故更此煩控深增惶悚

又 辛酉正月

新遺悰喪殆不可堪麗史提綱曾已陳　聞則蒙賜取覽之語矣此書甚便於　乙覽自其中葉以下事元之後其事變有不可言者尤足爲今日之鑑戒故欲進一劄並上此書仍爲刊行之地而顧此蹤跡難久於朝未知執事任此上以開發　聖聰下以警動朝紳否未得面稟徒增頌慕

又辛酉四月

行李猝遽未得詣門告辭每誦古人一飯之句矣忽於便中承拜前月十五日手書如奉燕申慰感不容言況丁寧誨諭實出尋常仰見大君子平物我合內外之盛德實非寠人小夫之所敢窺者率是以往將見優於天下矣況此禰邦乎此漢歸計已定於將入之日非一朝率意之所發也然終欠從容人之駭恠亦宜也至於大臣不肯共事云云不勝驚愕之至日者雖感　慈殿洎　殿下兩聖勤懇之教時竭愚衷而學術滅裂不合時宜者十常八九然而諸執事過賜假借無所鄙斥此實叔世之所難遇尋常感歎矣

不料傍觀者妄相忖度誠是非意所加者也只流九止於區史所恃者此耳前月既歸葬孫婦愛其山高谷深仍爲三夏計從此看書念咎庶或少補既往矣挽語奉讀未了不覺愴咽滂出蓋通彼此而悲傷故感之者自不得不然亦足以慰九地而覆後嗣矣舉家榮感蓋不可言天時向熱伏乞倍加保重以慰瞻仰

別紙

李承宣事當初愚意亦非不知太瀆而乃若主意則專出於愛惜其人而要助國計也去冬初入時微聞以與知勳謀爲謗愚誦古人曷如其無烏惡乎有之

一句矣伊後之謗漸漸放濶至有不忍聞之說而其親者尤甚故央知其不容於世嘗謂其所親以爲某須退歸白江一二年然後庶可收殺矣第　聖眷日隆渠不得自由則其狼狽之形尤極而白江之云或者甚尤愚者之失言矣適有戶兵制變通之端妄意以爲非此莫肯任之又無能善其事故只欲置之閑局而專委之如李季周之史事故屢言不已而所言多不中節人言之來固其宜也然舌既莫捫玷不可爲則自訟而已若今所以處其人則只在諸執事陳白於　榻前以爲某之前後之說不過出於鎮定時議保護人才以濟國事之意而已非有防塞之心也

若常祿則　上下俱失其宜故自縣道所輸數月許者不敢受而又不敢頻瀆　上聽只依無名錢例置之僧舍盖無他善策窮迫所致也將來此事亦難處置幸乞執事諒此事情善啓於　上前特收　成命俾遂匹夫狷介之志亦一事也不勝區區祈懇之至至於二月者則此漢在京時應受而不受者故已於六月末受以餬口矣此則似不至無謂並垂諒察如何

又辛酉十二月

季冬甚寒伏惟勻候萬福竊以從祀一事見將施行世道之幸孰大於是日者猥承　清問而病情危劇

未得仰對矣旋思義不敢終默故謹具實封以呈而不因縣道投納者蓋不得已也玆敢借人於旁邑經達於座下幸與僚位商量如有大不可者還爲下送不然則付之喉司使之入啓如何此實副封古例也蓋病思衰謝言語無倫執事如約僚相或斯文先進商議於上前或朝堂精其去就則言者不甚得罪矣未知如何又不可不先與二哥商量也

又辛酉十二月

眇然後生妄論斯文大義自謂重得不韙之罪不然則斥去不奏也玆拜回書皆不如所意然餘悸則尚深矣周程諸大賢之陞百世可俟而不惑矣惟恢拓

聖廟之難遽誠如來諭也其餘諸說非敢自謂必是姑以備諸議之財擇而已史官尚不來未知　聖批之如何而其至於鄙斥則以　聖度之寬通已料其無是矣惟是積雪雖驗來歲民生方困飢餓江乙之毋言想益憂惱於夙夜之間矣新春已近伏祝倍加保重以慰瞻仰

又壬戌正月

毋論是非得失如記府之當路何敢不事事擔荷只老耄退伏者亦入於佐鬪見傷之科則愚駭甚矣從此知戒咋舌以死則朴疏之爲助多矣餘祝爲國加重以副卑誠○與仲和略有往復趨庭之際或可進

陳矣

又 壬戌三月

賤疾既知難醫來伏先墓下以待瞑目之日矣此時忽拜崇帖揣分惶感不知所喻　上候頻數久寧憂悶何極喜今復常而亦不可恃此全忘保護之道也此漢既阻年格又苦病深一向深蟄雖有少補之才猶不敢自力況無毫分伎倆而可以踰大防强死疾乎如執事之素所親愛猶有攙掇之意他尚何言哉朝議潰裂此甚可憂古今天下寧有分而不弱弱而不亡者乎此如大病之餘微喘僅僅而乃用巴豆鴆毒以促之也此實天之所爲豈人謀可預哉然　君

相不可言命其鎮定和平全在閣下正己以服其心而已仰恃知顧妄言至此惶恐無任○月廩極荷見念其無處分當責於誰全昧規例不敢向該人哀乞快見　反汗之命幸乞更教曲折如何庶癸果有屢絶時倘於八九月積置中拔出十分之一以周急而賜之則　上賜下受皆適於古義而　上美下安矣以此謦欬於　前席非閣下誰能辦哉不如此則將復因循未有剖判之日故敢忘少嫌如是瀆告不知者見之則將曰疾夫舍曰欲之云耳幸乞矜諒也

又壬戌七月

賤疾垂盡萬事灰冷惟愛　君一念恨於桑舜終不

能銷鑠夜裏起坐中心耿耿每於此際則何嘗不慕用於執事也蓋正君定國之責都萃於一身故爾忽於匪意專指下狀披拜之餘頓失沉痾之所在也竊惟生民困於曩時虐政　更化以後極有庶幾之望而未有以大慰其心則其慁有甚矣民心慁則天怒隨之者必然之理也時烈之孽從時變有子曰孝一去四月迫於身役之督責自經而死愚以一家之親使之至此固有罪矣然國無仁政據此可知矣未知八路之中凡有幾箇孝一乎常欲以此聞於執事而在野之人嫌於出位囁嚅不敢矣今因謝答而不覺形諸紙上是亦罪也蒙以文字見託伏知至情所在何

忍辭爲顧以疾病呻吟神思衰落勉强泚筆不成貌樣如欲不棄幸加刪潤而用之如何數種惠貺俱極靚好不勝珍愛之至所欲言者氣短息促不能連接口呼且倩他筆彌切惶悚總乞恕察

又 壬戌七月

伏惟秋序向深勻體萬福起居神相區區瞻慕靡日不勤蓋不但私義所係而已竊有所控敢干威尊從兄故太僕宋公時榮殉節事蹟老先生屢著於諸公文字如李太常碣文暨叔父習靜公誌文可見矣不寧惟是愼齋文敬公嘗撰太僕公幽誌亦以首先倡義爲頭辭則其事實之不可誣者如此矣竊伏聞太

常公有加贈易名之　命而太僕公則只從加贈之例伏念今事非舉其道德文章而有此　成命實因其臨大節不可奪之懿而已太僕公之冠絕諸公也如此則褒美之反歉於諸公者抑何也雖以生時官爵言之寺正寺簿略有高低之差而俱不膺謚典且以論世而言之其孝友之政禮法之化求之古人亦無所媿況於叔世之人哉事出古人而名屈今世竊恐百世後公議或不無不厭者矣今其藐孤孫元錫欲知其事曲折裹足西行或欲叫　天闕而自懼微賤之濫越又恐見阻於喉司不知如何而爲當於義耶伏乞勻慈俯垂仁恩從長指揮不勝幸甚渥當冒

進門下可借階前容足之地也自餘只祝上爲 三
宮四聖益加保重以慰瞻仰

又 壬戌九月

日者宅便歸草草拜書玆承俯答感戢難容 國運
不幸年事罔極而又聞有上變人云不勝憂慮之至
推鞫苟設則執事勢當主讞不知如何而得其至善
也朱夫子每謂凡事必有天理人欲況此人命死生
國步安危之所係乎惻怛欽恤恐有一毫寬屈者天
理也陰爲日後自全之計以獄市恩者私欲也此則
事之相似而心不同者也反覆閱實無使巨姦網漏
者天理也或有乘時圖報之意以入爲務者人欲也

此則迹之相似而實不同者也此在毫釐之間而實有千里之謬可不愼哉曩日事衆口煩多至今未已今不能無過慮之私冒昧陳聞僭越甚矣惶恐惶恐秋序向杪伏乞上爲　宗國珍重自愛

別紙

大僕兄事蒙賜留意世道幸甚所謂叅奉君甚有學行幸進而示之以先範之懿使之益有開發則私門之幸也

又壬戌十一月

頃蒙書問適値兄衰只以寂寥數字仰報期以略候日後旋聞執事長在內鞫則嚴秘之地不可干冒初

盖趑趄竟至遷就今聞讞事已訖復澈東閤怠慢之咎亟宜追贖而族中乏人復此因循重以不敏而自訟也時烈始來之意只欲呈此癃疾之身永乞休致而歸盖以無狀之身長在　召命之中不但私義不便使价往來沿路騷然有害於公亦不細矣以故央欲一來剖判而已不料初對之日門闥四闢背寒觸發未盡所懷而退復以人言蒼黃出來休致之章間日輒上未蒙　澄察矣昨間左揆復且撞塞殊不可曉目今　國勢危急初不欲遠去京邑　恩許之後只得優游近圻時或依禮入朝以伸臣子之情矣今既如此歸心如水不可復住犬馬之心因竊慨然執

事倘矜微幅幸可一言於 上前乎惟激勢迫敢此冒煩不勝惶悚天氣寒只祝爲國加重

又 壬戌十一月

伏承初十日下狀反復開諭不翅丁寧雖甚愚昧寧不知感惟是始來本意未蒙俯察若將留仕於朝者此則流丸猶不止於區吏宜乎高高在上之天猶不能無憾於下人也執事視此漢爲何如者也所存不能信於鄉里少兒其用不能周於家間鄙事以故杜門空山忍飢窮年 聖祖之朝妄膺重寄無一毫裨補常自悔責對人輒赧矧今垂死之年乃復犯禮攘咎顚頓跋眡於朝端哉只以遠阻 天監收召頻仍

不但私心惶愧無有已時使命往復一路殘弊其所以得罪於人者不細以故思欲一進　前席而乞殘骸則　聖上必念而許退也如是則年年勞攘可以獲免矣始來本意斷斷在此而已然既進而求退跡涉僞罔宜乎上下大小不信而執之仇仇也以故入則噬臍出而泚顙千慮百思惟逃遁之爲快而猶有望於執事之出手也今執事復如此匹夫之志因以慨然從此遂去江湖永阻門墻只祝爲時保重以慰具瞻

別紙

別紙謹悉執事以　聖祖之明教父師之遺訓獨觀

日後無窮之弊以塞一時將潰之防夫誰曰不可所可恨者彼臺諫之爲罷榜之論者不過懲曩時亂流之習欲反其臭敗之轍亦不爲全無所執執事所宜稍停可否要使異勢者同歸不亦善乎而顧乃攻之太急論之太嚴激成翻上之勢使百千儒巾狼狽混茫失其去就此則恐或於思量之道猶有所未盡也夫儒巾國之元氣也元氣餒則國隨而亡此豈小事也甚恨臺諫不能深思一二啓後不即停止也最可寒心者終使一二臺諫耐彈臨場木綿臺諫之譏復騰於今其虧損國體孰大於是愚於前月初涉江船得見朴和叔語及近事愚謂和叔貴胤賤孫脚色乖

羣罷榜二字切毋登於吻上似可矣然而猶不免人言故益堅金口之緘矣今執事不甚鄙夷猥賜下詢私心感激略掉已囚之舌伏乞恕諒焉

又壬戌十二月

欲望聖明特詔有司許臣就秘書省太常寺關借禮樂諸書自行招致舊日學徒十餘人踏逐空閑官屋數間與之居處令其編類雖有官人亦不繫銜請俸但乞逐月量支錢米以給飲食紙札油燭之費其抄寫人即乞下臨安府差撥貼司二十餘名候結局日量支犒賞別無推恩則於公家無甚費用而可使士知實學異時可爲聖朝制作之助則斯文幸甚天下

幸甚

右朱子乞修禮書劄子也今日竊欲招集朋友中善於文學者類分二程周張全書且略爲解釋以便於後生眼目而窘於涸轍紙地筆墨無計自備未知自記府或通於三南方伯處使之各輸若干束以助茲役耶敢以朱子劄子冠於紙首者昔賢以此等事爲公天下道理故其所乞如此其浩大而不以爲嫌今茲些少紙筆諸公亦不以爲爲私則爲此言者想不至爲得罪也然亦在記府之斟酌也

元菴先生文集卷四十七